

港青敦煌實習之行(上)

走進「沙漠中的美術館」感受中華文化色彩 敦煌魅力感動港生

2019年的夏天，無論對於學生還是社會其他階層的人來說，都比過往幾年不一樣。今年的暑假，社會上出現了紛爭，香港市民多了一點情緒、一點憤怒、一點嘆息。有人「無悔青春」虛度光陰，甚至肆意上街破壞、發洩不滿、破壞社會安寧，卻也有另一部分的年輕人把握青春，用最美好的時光追逐夢想，將目光投向神州大地，遠赴甘肅省敦煌市，深入窺探擁有「沙漠中的美術館」美譽的莫高窟，感受它承載千多年歷史的傳奇色彩。

文、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敦煌莫高窟



參與實習計劃的學生余思維(前)將洞窟故事和敦煌文化介紹給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參與本年度的「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的學生、青年廣場的職員以及敦煌研究院的領導合照。



莫高窟的塑像得以保存下來有賴敦煌人對文化的熱誠。

拋開一貫的生活方式、離開豐富的物質生活，十六位本地大學生參與由青年廣場舉辦的第二屆「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學生六月中旬到達敦煌，並用六周的時間體會敦煌文化和人文地理、親身向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習，從藝術、文化、歷史和信仰等多角度探討莫高窟，最後當上當地的導賞員。學生每天領着來自世界不同角落的遊客，用普通話給他們講述不同風格、建於不同朝代以及大小不一的洞窟故事，將敦煌文化的一點一滴滲透在遊客的記憶當中。

修讀中國語文教育學系的余思維、主修理學副修佛學的宋珮怡、主修中國語言及文學、副修歷史和日文的陳柔李以及修讀比較及公眾歷史學文學碩士的雪雪兒這四位學員，分享到計劃中收穫洞窟壁畫的臨摹和修復過程、石窟數碼化、數據採集以及保育等方面的知識，探索了更多莫高窟的過去、將來以及可能性。更重要的是計劃讓她們遇見對文化執着的人，堅定在中華文化、傳承上的信念，甚至將「莫高精神」帶回香港。

被石窟背後的故事吸引

敦煌作為絲綢之路的咽喉，它記錄了中西古代頻繁的互動交流，匯聚了多元文化，奠定了佛教的基礎，從壁畫中散發出佛教的藝術氣息，也可以從中了解到當時的歷史和故事。「我一直從政治和經濟層面去認識莫高窟，因為那就是我們教科書所規定的面向。但是這次來到莫高窟就從藝術層面了解到不同朝代不同的特色。」陳柔李憶述在敦煌下飛機的時

候就已經被壁畫中著名的飛天雕塑迷倒。「我覺得很驚訝，整個莫高窟在敦煌有強大的生命力。」

「之前來過莫高窟三天，只是走馬看花，但感覺它在我心裡面種了一顆種子。」縱使對莫高窟只是膚淺的認識，宋珮怡隨即被它的魅力所吸引。當時她隨着香港大學的一位博士來到莫高窟，因為學生對莫高窟的認識不多，博士特意講得比較簡單。「那次讓我想進一步了解到底石窟背後的秘密，例如當時壁畫背後的意思、佛教變遷等問題，充滿好奇。」宋珮怡那次回香港後就展開了對佛教建築和藝術的課程，開始了對敦煌文化的追溯。

「以前看照片，我覺得敦煌是一個沙洲，很多沙漠、很多沙的地方……」曾經去過西藏，對於西北充滿憧憬的余思維，本來只想一睹敦煌的風景，這次的計劃除了讓她親眼目睹莫高窟的壯麗，也對敦煌本地居民多了一份敬重之心。「通過這個計劃我身心感受到這裡的人很有素養，素養來自於他們對本土的生活充分了解，還很有歷史基礎，即是一個普通人，他們都可以詳細給人講述有關莫高窟的故事。」

在真正踏入莫高窟之前，大部分遊客都會先到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遊客可以從中對莫高窟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也是敦煌人過去致力將莫高窟數碼化的成果。余思維覺得莫高窟有別於其他旅遊景點，它不但讓人去旅遊和拍照，還是一個能夠深切體會文化瑰寶的地方。當地的導賞員會將莫高窟塑像的結構、經變畫的故事、佛教

史跡等資訊帶給遊客，讓他們能夠感染本土氣息，懂得尊重當地的文化。

因為日本作家井上靖寫的小說《敦煌》提到一段兒女私情，而對敦煌留下浪漫和淒美的印象，但親自來到敦煌以後，卻打破了陳柔李的想像。在學習的過程中，得知藏經洞是敦煌學的起源，它承載了敦煌古代的日常生活、變遷的軌跡，卻因為被美國的東方研究學家發現了它的價值，就帶走了經變，破壞了莫高窟的完整性。「自己來了以後才發現藏經洞經歷過一段慘痛的歷史，這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從此顛覆了陳柔李對敦煌的認知。

佩服當地人文化保育的毅力

陳柔李還記得有一次坐計程車的時候與司機聊天，得知三十年前敦煌的旅遊業還沒有興起，司機曾經每天都出入洞窟，幫忙修建莫高窟，而每天離開之前也會在塑像面前跪拜、叩頭，表示尊重。僅僅在車上的一席話，彷彿改變了她的一些價值觀，讓她有了深刻的反思。「這個親身經歷的過程，並不是你在房間裡對着電腦就可以得到的生活體驗。」而對於自己也可以親身將莫高窟的故事在遊客當中傳承，她坦言相比起論文拿A更要開心。

在大沙漠中仍然能夠閃耀光芒、展現魅力，敦煌從四世紀到十四世紀除了享受過

繁華盛世，也經歷過興衰、沒落，它的靈魂得以延續至今，背後全靠對敦煌文化有熱誠的人，願意放下身段，堅持付出時間和心力將千年歷史保存下來。修復一個中小型洞窟的壁畫至少需要十幾個人，而且需時五至七年才可以臨摹到一個洞窟。宋珮怡提到在計劃中認識了一些老師和講解員，他們至少有十年、甚至三十年的資歷，在這些年間他們幾乎沒有放假。有一次她經過研究所的實驗室，看見有專門的實驗室是去研究洞窟裡面的病變，當中會有專職人員採集樣本拿回研究所，研究所會以科學的角度去應對壁畫起甲、酥鹽等問題，協助修復。「敦煌讓我感動的地方是當地人對於文化保育的毅力，他們對莫高窟的貢獻令人肅然起敬，我相信真的要愛莫高窟的心才可以堅持下來。」宋珮怡憶述。

除了修復壁畫，地仗層的根基也需要打好。即使壁畫畫得再生動，要是工匠沒有把地仗層建好，壁畫的保質期就沒有辦法保證，同時難以預防壁畫的病變以及坍塌。「這份努力一點也不顯眼，甚至沒有人看得見。」陳雪兒覺得地仗層與壁畫背後的關係和鮮為人知的付出，是比壁畫上的故事更讓人感動。



敦煌莫高窟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



洞窟裡面的壁畫訴說着不同朝代的故事。



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



找到敦煌與香港的共性 東西多元文化交融之地

余思維

陳雪兒

陳柔李

宋珮怡

現在準備當老師的余思維，形容自己是一個喜歡往外走的人。計劃讓她親眼看見前人對莫高窟的犧牲和保護，感受到「莫高精神」：在困難的時候也不會輕易放棄。「我希望回到香港後，我能夠傳承到這一份『莫高精神』。」余思維在計劃結束以後還需要在自己專業上繼續實習，她希望以後在課堂上，都可以有機會跟學生分享這份精神，甚至能夠帶遊學團，再次來到莫高窟當學生的導賞員。「我覺得敦煌莫高窟不單單是中國文化那麼簡單，它還混合了來自西域的文化，有時看到飛天有中原和西域的元素，就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文化教育。」

「敦煌人自己很喜歡這個地方，也很驕傲自己是敦煌人。」希望以後從事文化事業的陳雪兒，在敦煌的體驗中更肯定以後自己會繼續推廣文化。對於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說法，她並不同意，甚至覺得香港和敦煌非常相似，因為香港同樣是一個中西交匯之地，匯聚多元文化和民族，在經濟上是集地。然而，她覺得在香港歷史教育當中，大部分人只重視殖時期，而忽略其實香港的文化也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時代。莫高窟是敦煌比較明顯的一個歷史建築，人們都聚焦於同一目標，而香港卻有太多。「我覺得香港還在尋找階段。」陳雪兒從這次計劃裡面意識到，要推動香港文化、讓香港人覺得文化的珍貴，是需要從整體風氣上作出調整，因為在這個意識上的根基不夠扎實，她一再強調文化是需要累積的。「敦煌和香港都容納着不同的文化，但從香港可以探索到什麼呢？有什麼可以彰顯呢？是需要大家一起去尋找的。」陳雪兒希望有一天香港也能夠有專職的導賞員去認識香港歷史。因為專職的講解員既會有知識上的訓練，也會有學習溝通的技巧，就不單單將知識傳遞，同時也可以引起大眾對香港文化的興趣。

「香港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書，但是敦煌就只有有關敦煌的書。」陳柔李提到敦煌研究院院長趙聲良鼓勵他們看更多的書，因為裡面有關敦煌莫高窟大小的事都能在書中找到答案。「我還是希望將來可以做研究。」陳柔李覺得敦煌學是一個很大的學問，但是敦煌過去卻有很長一段時間在日本，而不是在中國受到關注。陳柔李自己本身有學日語，她覺得這個優勢能夠讓她走進敦煌學，成為研究的範圍。因為莫高窟所傳揚的精神包含了太多智慧，也需要長時間去鑽研。

「從四世紀開始佛教就從印度傳入敦煌，佛教的起源、變遷和怎樣形成今天我們看見中國式的佛教都可以在壁畫和文書上追溯。」副修佛學的宋珮怡，對敦煌的佛教歷史、發展和傳承過程尤其感興趣。而她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因為開始導賞的第一天她就要給香港遊客講解莫高窟，讓她倍感親切，甚至遇上同樣相信佛教的婆婆給她送上鼓勵。「計劃中我們整天說要實踐推廣敦煌文化，我覺得我至少做到一兩次。」計劃除了讓她有機會親身帶着遊客認識莫高窟，還拉寬了她的思維，確定了自己回香港以後將會繼續在佛教藝術方面的追求，甚至在香港推廣敦煌文化，將敦煌文化的種子栽種在她的生活當中。